

刘胡兰

嘉绪 著
奚全 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刘 胡 兰

寒 嘉 绪 著
今 云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刘 胡 兰

袁嘉绪 著
全 云

俞 理 绘图

江 鸟 装帧

责任编辑 姜 英

责任校对 王 曙

技术编辑 袁国强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: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4

1997 年 1 月新 1 版

199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30,001-50,000

ISBN 7-5324-3187-8/G·850(儿)

定价:4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刘胡兰烈士的思想成长过程为线索,采用故事形式,记录了烈士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灿烂一生。刘胡兰坚决跟毛主席革命到底,决不屈膝投降的光辉形象,将永远激励我们发扬胡兰精神,献身四化大业。

生的偉大
死的榮光
毛澤東題

劉胡蘭的高貴品質，
她的精神面貌，永遠
是中國青年和少年學
習的榜樣。

孫永毅題

發揚胡蘭精神
獻身四化大業

江澤民

一九九四年
二月二十日

目 录

在革命烈火中成长	1
爱与恨	5
向往革命	11
心中的榜样	17
机智勇敢的小八路	23
参加妇训班	29
学习革命道理	39
不怕吃苦	43
不怕碰“钉子”	47
一切为了支援前线	55
识破地主婆阴谋	61
最幸福的时刻	66

站在斗争的前哨	72
留下来坚持斗争	83
镇压伪村长	91
英勇就义	97

在革命烈火中成长

一望无际的晋中大平原上，弯弯曲曲的汾河水，由北往南，日夜呜咽着奔向黄河。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，刘胡兰出生在这平原西面的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。

那是一个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的年代。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我国东北三省，接着又步步进犯，妄图吞并全中国。国民党反动派和山西省的军阀阎锡山一面步步退让，投降卖国，一面和封建地主勾结一起，加紧压榨老百姓，使广大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刘胡兰的一家和许许多多的贫苦农民一样，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，痛苦得直不起腰来。他们的血汗，汇成了滔滔的汾河；他们的血汗收成，像汾水一样流进了官僚、地主家的仓库。他们多么盼望着翻身解放啊！

一九三六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越过万里长城侵入华北。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

这时已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从陕北跨过黄河，东征抗日，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吕梁山上，革命的风雷激荡在晋中平川。但是，为了促使阎锡山抗日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红军便又回师陕北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蒋介石、阎锡山不抵抗日寇，掉头逃跑，蒋介石跑到四川的峨嵋山上，阎锡山跑到吉县黄河边兰村坡上。这时候，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再一次开过黄河来，建立了吕梁山根据地。一九三八年，八路军游击队来到了晋中平川，开辟游击根据地，建立抗日政权，于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兴起了。云周西村几乎每天都有抗日队伍开来，他们召开群众会，宣传抗日道理，唱着激动人心的抗日歌曲，人们的抗战热情，像火一样燃烧起来。

在抗日斗争中，云周西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贫雇农陈万生积极抗日，到抗日县政府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，回村后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；接着，抗日积极分子、贫雇农石世芳等也相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云周西村建立了党小组，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，陈万生担任了党支部书记。党支部坚强地领导着全村人民执行党的政策，巩固抗日政权，使云周西村成为这一带出名的抗战堡垒村。

刘胡兰就在这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，在革命烈火的熏陶和锻炼中成长。

打从刘胡兰记事的时候起，她就常常看到武装起来的农民在街上来来去去，这一支抗日部队还没有出发，另一支人民武装又进了村。到处都在开会，到处都有歌声。她也常常看到，奶奶、妈妈为了抗日整天纺线织布，天黑以后，爹爹刘景谦就披上棉袄，和村里的人一块，到西面吕梁山根据地给抗日民主政府送布、送粮。

幼年的刘胡兰早就爱上了纺车，常常围着奶奶的纺车转。奶奶舞弄纺车，她也要舞弄纺车；奶奶纺线，她也要纺线。奶奶怕弄坏这架纺车，总不让她挨一下。现在，刘胡兰明白纺线织布也是为了抗日，就更爱纺车了。刘胡兰决心要学会纺线，也为抗日出把力。

一天，奶奶刚出门，刘胡兰就偷偷地抓着纺车把子，学着奶奶的样子，“嗡嗡！嗡嗡！”地纺起线来。她正纺得起劲时，奶奶从外边回来了，一进门，见刘胡兰大模大样在舞弄纺车，就埋怨她说：

“胡兰子，你还小，这可不是你孩子家要的，糟蹋了棉花不说，闹坏了纺车咋办？”

刘胡兰见奶奶生了气，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，走

到一边，等奶奶消了气，她便拉着奶奶的手说：

“奶奶！你不是说‘少不学，老不会’吗？现在还不让我摸纺车，我怎么能学会纺线呀！再说我也不是闹着玩，我纺线是为了抗日哩。”

奶奶摇了摇头说：

“不行，你才六、七岁，还小哩。”

刘胡兰噘着嘴说：

“我年纪虽然小，可也要打日本鬼子。咱村人都说，纺下线，织下布，送给八路军穿用，就是抗日。为了抗日，再累我也不怕。”

“鬼丫头，嘴犟！”奶奶又好气又好笑，“好，好！只要你愿意学，奶奶就教给你。来，你先看奶奶咋纺，再给你说说纺线的路数。”

刘胡兰偎在奶奶身旁，一眼不眨地看着奶奶纺线，听奶奶讲纺线的路数。然后，奶奶又手把手教她。刘胡兰用心看，认真听，刻苦学，没一年工夫，就纺出了一手好线线。

她看到自己纺下的线，织成布，送给了抗日根据地，就像是把自己的心和八路军叔叔的心连在一起的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喜悦。革命的种子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开始发芽。

爱 与 恨

云周西村的石红甲、刘马儿等贫雇农，给地主石廷璞、石廷玉当了几十年长工，干的牛马活，吃的猪狗食，不但不能养家糊口，反而欠了一身还不清的阎王债。石红甲年纪大了，不能给地主担水劈柴，被地主一脚踢开，流落为乞丐。刘马儿被石廷璞的债像蛇一样缠住，饿着肚子一直在他家里干活。

一天，刘胡兰看见石红甲和刘马儿，又背着个烂布袋到处借粮，她心里想不通，这天下为啥有人富，有人穷？为啥石红甲、刘马儿会欠下还不清的债？她问奶奶：

“奶奶，石红甲大爷、刘马儿大叔为啥欠下地主老财的债？”

奶奶叹着气说：

“他家穷嘛！”

“他家为啥穷呀？”

“唉！……”奶奶没有回答，也答不出来，只是长

长地叹了口气。

刘胡兰又接着问：

“听说他们借的不多，怎么老还不清呀？”

奶奶又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这是吃人的‘驴打滚’呀！”

“奶奶，啥叫‘驴打滚’？”

“‘驴打滚’就是借财主家一升粮食，等到还时，要两升；这次还不起，下次就得还四升，越滚越多。咱家原先也借过财主三袋‘驴打滚’高粱，逼得你爹多年不得安生，到现在还没还清哩！”

“为啥财主家有这吃人的‘驴打滚’呀？”

“这……”奶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

刘胡兰急着要解开心里这个疙瘩，可是，一直没有解得开。现在，她决定去问村里她最敬佩的陈万生和石世芳。

陈万生、石世芳也和石红甲、刘马儿一样，穷得响叮当。可他俩都是硬汉子，敢和财主们斗。有一年浇地，狗财主石廷璞、石廷玉霸着水，不让穷人浇，陈万生和石世芳带头和财主顶了起来。刘胡兰觉得陈万生、石世芳老是站在穷苦人们一边，替穷苦人们说话、办事，就打心里敬爱他们。当然，自己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，也就想去问问他俩。

陈万生和石世芳正在一块谈着什么，见刘胡兰来了，高兴地说：

“胡兰子，来这里坐坐。”

刘胡兰走过去，朝着他俩开门见山地问道：

“大叔，为啥财主家有吃人的‘驴打滚’？”

陈万生和石世芳相视着笑了笑，心里很满意刘胡兰提出的这个问题。

石世芳爱抚地摸着刘胡兰的头，说：

“胡兰子，你这个问题提得好，这里边的道理深着哩！这就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。”

刘胡兰不大理解石世芳这话的意思。陈万生补充说：

“胡兰子，你要牢牢记住，地主阶级是我们穷人的死对头。他们有钱有势，欺压剥削我们，整天不劳动，就靠我们穷人的血汗来养活他们。他们有官府衙门撑腰，有反动头子蒋介石支持，所以，他们就敢欺压穷苦百姓，就有那吃人的‘驴打滚’。”

石世芳又接着说：

“就拿咱村的石廷璞、石廷玉来说吧，他们有吃人的‘驴打滚’，还有坑害我们的封建旧水规。”

关于那害人的封建旧水规，刘胡兰过去曾听爹爹说起过——

云周西村坐落在汾河岸的西边。那绕过太原城一直向南流过来的汾河，浇灌着平川的肥沃土地；可是，地方好，世道恶。就拿云周西村来说吧，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好水地，都被石廷璞、石廷玉几户地主富农霸占着。他们不但占着地，还霸着水。他们订下一个不讲理的水规：只有他们的地都浇遍了以后，才准其他人浇。但是，等轮到穷苦百姓浇地的时候，庄稼已经枯黄了。

刘胡兰紧紧地咬着牙关，想着陈万生和世芳叔说的这些话，想着石红甲、刘马儿受压迫受剥削的凄惨遭遇，想着爹打短工、借“驴打滚”债的苦难日子，想着每到浇地的时候，眼巴巴地望着水都流到地主田里去的情形，心里就涌起了对石红甲、刘马儿这些苦难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地主老财的深仇大恨。

陈万生、石世芳的话，启发了刘胡兰的阶级觉悟，给了她很大的教育。

有一次，刘胡兰和几个小伙伴到地里拾柴禾。她们一边走一边拾，走到石廷璞地边的时候，石廷璞的儿子瞪着眼睛大声嚷：“不准到我家地里拾柴禾！”还用脚踢了一个小伙伴。

刘胡兰一见，立刻上前厉声质问道：

“你凭什么欺负人？”